

■ 新闻关注



美国大学生驾机 环球飞行创纪录

美国一名年仅19岁的飞行员马特独自完成了历时45天46670千米的环球飞行。这宣告着世界最小年纪飞行员驾机环球飞行的吉尼斯纪录将被打破。



美国一对新人 在冰洞里拍婚纱照

美国一对新人决定在一个不同寻常的地方留影：他们邀请了摄影师Chris Beck前往门登霍尔冰川的冰洞内拍摄婚纱照。



主人为患绝症宠物狗 拍片留念

美国休斯敦一只身患绝症的拉布拉多寻回犬“杜克”在生命最后一日的生活点滴被拍摄下来。令人忧伤又温馨的照片一经发布，就引来许多宠物主人带去慰藉。



孕妇肚皮上涂鸦 纪念美好过程

英国27岁的青年“艺术家”凯莉·普雷斯顿，在准妈妈的肚皮上绘画以创造出属于妈妈们独特的记忆，以此来纪念怀孕这一美好的过程。

■ 周末人物 2014魅力文化

季羨林逝世五周年。五年过去了，今天再看季羨林，这样一位文化泰斗、文化标杆式的人物，我们看到了什么？钱文忠忆恩师季羨林——

他是中国梦的标志性人物

□ 本报记者 卞文超 李梦 本报通讯员 时永强



礼节性微笑？

□ 张传发

昨日，一张浙江义乌工业园区官员笑对跪着哭诉的村民的照片成为网络热点。对此，义乌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公布了一段视频，称当时有村民跟这位官员打招呼，“他礼节性微笑回应”……昨日中午，义乌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在官方微博回应称，“网传‘面对群众跪求无动于衷’，事情真相并非如此。”其提供的说法是，当时村民为建搅拌站堵在办公楼，三名家属抱住工作人员的腿哭诉一个多小时，至于浅衣男子面带微笑，“系其间有村民跟他打招呼，他礼节性地微笑回应”。(7月16日《南方都市报》——义乌官员面对下跪群众造新词：“礼节性微笑”)

有民下跪，有官微笑，本来，错了就是错了，认个错，天塌不下来；然而，当某官员所在单位官方微博却回应称“系其间有村民跟他打招呼，他礼节性地微笑回应”，“礼节性微笑”这一新词的问世，真让人有些哭笑不得。

一般情况下，路遇熟人，打个招呼，微笑一下，往往是出于礼貌。但，有“一般”就有“特殊”，特殊情况下，遇到熟人，打个招呼可以，但不宜微笑；譬如说，或大灾大难面前，或在殡仪馆送别亲友最后一程，“彼时彼刻”，即便遇上熟人，也只能点个头打个招呼而已，如若来个“礼节性微笑”，起码是“不合时宜”；同样的道理，当时，有白发老人和两名中年女子一起向你义乌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的中层干部赵品茂下跪，无论孰是孰非，这“主人”向“仆人”下跪，是一件很严重的问题，当某官员当时的心情应该很“凝重”，即便那个时候遇上熟人需要打个招呼，也不宜“微笑”，因为“环境决定心境”，而遗憾的是，那位当事的官员，竟然于“不该微笑的时候微笑了，不该微笑的地方微笑了”，且还笑得那么“阳光灿烂”。

“礼节性微笑”，表面上看，有个“场合问题”，但，说到底还是个“立场问题”。

事出有因。当地政府将原安排给村民做旧改安置的土地卖掉了，接下来，旧房改造而安置的计划很可能落空；那“富裕”二字里，首先“六”(屋)成了问题，也难怪那位80岁老妪“毅然一笑”。如果说，当某官员超品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且“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而将那下跪的三位看作自己的母亲和姐妹，那个时候，他还有好心情“微笑”吗？

“面对群众跪求无动于衷”，按理说，当地政府应该严肃批评赵品茂，并令其作出“道歉”才是；然而，事发之后，警方却“依法对80多岁的老妪进行了教育，对另外两名中年妇女依法进行了传唤”，这真是有些“官官相护”；且“官官相护”还有其“相护的理由”——“礼节性微笑”，呜呼哀哉！可见，义乌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的“群众路线教育”，似乎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礼节性微笑”，表面上看，有个“场合问题”，但，说到底还是个“立场问题”。

事出有因。当地政府将原安排给村民做旧改安置的土地卖掉了，接下来，旧房改造而安置的计划很可能落空；那“富裕”二字里，首先“六”(屋)成了问题，也难怪那位80岁老妪“毅然一笑”。如果说，当某官员超品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且“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而将那下跪的三位看作自己的母亲和姐妹，那个时候，他还有好心情“微笑”吗？

“面对群众跪求无动于衷”，按理说，当地政府应该严肃批评赵品茂，并令其作出“道歉”才是；然而，事发之后，警方却“依法对80多岁的老妪进行了教育，对另外两名中年妇女依法进行了传唤”，这真是有些“官官相护”；且“官官相护”还有其“相护的理由”——“礼节性微笑”，呜呼哀哉！可见，义乌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的“群众路线教育”，似乎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泪压在肚子里，大门楼上残砖败瓦的影子在他眼前一闪。彼时家国皆窘迫困苦，还没有做梦的条件，但在那个没有梦境的年代，他一步步地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到了季羨林的晚年，特别是“文革”以后，季羨林真正地在补做自己的中国梦。

“当这个民族一旦有了做梦的条件以后，在能够展开想象的时代，季先生完全用自己生命，用所有的努力，去实现他的梦想。他想补自己最好的壮年时代失去的时光，他想补自己回国后，没有完全实现的学术报国的梦想，他想让东方学的正统能够回到中国，使中国的东方学，像他在德国留学时梦想的一样，能够占领世界的鳌头。他一直在补做这个中国梦。”

钱文忠说：“中国百年来，一直做着一个梦。这个梦盼望着积弱的祖国能够富强，盼望着每一个人的愿望能够成为事实，希望个人的生命能够融入到整个民族的生命当中。我想，季先生这一辈子，真正是实现中国梦最好的注释。”每个行业都有中国梦，中国的学术、中国的文化也有中国梦。今天中国文化的梦想，希望重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核心价值，使中国的传统文化高扬于世界，成为全世界全人类认可和共有的文化财富。季羨林就是中国梦的代表人物，他的地位有待重新被国家和民族所认知。

无条件爱国—— 顺境逆境都不放弃

7月10日，走进临清季羨林纪念馆，迎面的白色大理石碑上镌刻着季羨林生前名言：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是爱国的。

钱文忠说，在今天这个价值观多元化、高度自由、高度开放的时代，重新认知季先生的爱国情操，显得尤为重要。

“今天，有很多学子、很多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国家有意见。确实，今天中国依然存在很多问题，有些甚至非常严重，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问题。但是，这些都不能构成我们不爱自己国家的理由。相反，我们这个国家的问题越严重，我们越要爱国，越要努力去解决它。因为我们依然要生活在这里。哪怕去移民，我们在海外的子孙后代，也要知道自己的祖先来自哪里。”钱文忠说。今人故人两相对比，季先生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放弃过他对祖国、对故乡的热爱，他的单纯的热忱，尤为可贵。

在钱文忠与季羨林的交往中，季先生不管多大岁数，只要谈到自己的母亲，都会流下眼泪。在德国的日子里，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多么想吃家乡的花生米。他想着祖国，想着家乡的味道。

回国以后，季先生的境况起初非常顺利。作为一个贫农出身的归国知识分子，他曾当过北京大学工会主席，又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这在当时，几乎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完美的学界形象。理所应当，他胸怀学术报国的梦想。

顺境中如此，逆境中又如何？“文革”中，季先生几乎被殴打致死，多次爬着回家。打他的人里面，有他非常尊敬的学校工作人员，也有他深爱着的学生。这些人他都知道是谁，但是他一辈子不说。

当年在冤屈下，季先生曾经打算自杀。支持他活下去的，是他深爱的国家和事业。当他被安排到学校宿舍看门时，他就像普通门卫一样，天天给人收信、叫公用电话。境况如此，他居然每天从家里抄十、二十份的梵文，带去门岗翻译。他曾对钱文忠忆及此事，说：“不然，我坐不住。像我这样一个人，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些什么呢？那就是学术的事情。关于学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梵文，我怕把梵文忘了……”

“文革”以后，有人来调查当年的打人事件，季先生说，我都忘了，我记不得是谁了。他依然爱着这个国家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季羨林先生的学术成就在国际学术界享有极高声誉，令人尊敬。在最权威的梵文词典中，有数个词条缀有季羨林的名字，因为这些词条他是全世界第一个搞清楚的。不仅如此，他对古印度语言研究的方法论贡献亦非常巨大。

学术上的研究，有可能被后来者超越，但钱文忠强调，季先生作为中国一百多年来历史进程中一个历经艰辛的梦想者，一个敢于追求的造梦者，一个坚持把梦想变成现实的人，这样一个中国梦的标志性人物形象，永远不可能被超越。

作为季羨林先生的学生，钱文忠坦言，今天他自感惭愧。

“季先生的精神和人格，以及他对国家的爱，我会勉励去追寻。今天追思季先生，我们更要牢记住自己的梦想，牢记住我们这个民族梦想，去做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情。”



郭超/摄影

7月10日，季羨林的学生钱文忠（左）与季羨林的儿子季承（右）等人从外地赶到临清市，一起缅怀季先生。图为他们在参观季羨林纪念馆。

“我刚刚换完衣服登上讲台，手机还没有关，有一个记者打电话给我，说：文忠，你现在方便不方便接受采访？我说不方便，马上要录像。他说：很紧急，老先生走了。”

钱文忠目瞪口呆。他马上跟中央电视台的导演说，今天的录像必须取消。他换了衣服就赶去医院。

想起五年前的这一幕，钱文忠心里非常难受。他原打算当天中午去医院探望季先生。不要说学生弟子料想不到老先生的离去，就连季羨林先生自己都不认为一百岁能挡得住他的生命。

“按照中国传统风俗，季先生虚龄已经一百岁了。在我们眼里，季先生是个奇迹，我们始终相信，不能用常理来判断季先生的生命轨迹。季先生七十多岁时，我陪着他骑自行车，从北大一直骑到琉璃厂，来回两个小时不在话下。我们盲目乐观，甚至相信，季先生活到120岁都是正常的。”钱文忠说。

季羨林去世后，按照医学程序，北京301医院对他进行了病理检查。检查结果表明，季先生的血管中没有任何杂质，但血管壁已经薄到透明，这是因为老人年纪太大了。

在季羨林走过的将近百年的生命历程中，他在家乡临清的时间不过六年。但他对故土的深沉眷恋却伴随了他一生，这给钱文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01年，季羨林九十大寿，钱文忠第一次陪季先生回老家临清。他清楚地记得，车到了官庄村口，季羨林要求下车步行。那天刚下过雨，雨水经太阳烘烤，村路格外泥泞，一不小心鞋都会被粘下来。钱文忠和倪萍两人一左一右，一起扶着季老先生，深一脚浅一脚往官庄村里走。

“老先生刚进官庄村，眼睛就含了泪。他问我：文忠，你是南方人，你有没有见过北方的农村？”

钱文忠知道老先生想说什么。他说：我生长在这里，生长在这片土地上。我的祖父母亲在这里，我的父母，特别是魂牵梦萦永远忘不掉的母亲，依然葬在这里。

那一刻，钱文忠感受到他对家乡的由衷的眷恋。

齐鲁重教—— 在没有梦境的年代实现梦想

五年过去了。今天再看季羨林，这样一位文化泰斗、文化标杆式的人物，我们又看到了什么？

“我想，他的一生，大致的轨迹正是实现中国梦的一生，他是中国梦的标志性人物。”钱文忠说。他回顾了贯穿季羨林一生的中国梦的力量。

生于官庄，一个曾经富有而后破落的家庭，季羨林最初想象不到自己能走出这片土地。他的母亲这一生走过的路，就是从娘家到官庄的一段路，走回来又走出去，一辈子没有走出这段路。

7月10日上午，天空飘着小雨。临清市康庄镇官庄村憩园内，凭吊者成群。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季羨林研究所副所长钱文忠着白衣黑裤，在雨水打湿的水泥地上，面对着季羨林墓，双膝跪地，行叩拜之礼。

值季羨林逝世五周年纪念日，季羨林的儿子季承，学生钱文忠、卞毓方等人从外地赶来，和家人乡人一起缅怀季先生。

“我是季先生的学生，理应叩拜我的老师。有人觉得，怎么还搞这套封建的东西？我不认为这是封建。按照中国传统，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晚辈叩拜长辈，天经地义。”钱文忠说，三十年前，十八岁的他拜师时三跪九叩，这点他不讳言。当年，季羨林待他亲如家人，那种纯粹的师生关系，至今令他无限怀念。

不忘初心——

鲜为人知的明珠之学

因在央视《百家讲坛》讲《三字经》、《弟子规》等儒学经典，钱文忠在大众中知名度颇高，所到之处有学术明星效应。在临清的纪念活动中，人群中不时有人认出钱文忠，要求与他合影，他一一应允。但对于和他本人有关的提问，他不愿过多回应。

从上海专程赶到临清，他所谈到更多的，是与季羨林先生之间的旧事。

1984年，钱文忠从上海考到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梵文巴利文专业，追随季羨林先生读书。季羨林先生学生很多。他曾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并一直在北大执教。如果按学术界规矩，但凡北大的毕业生，只要听过季羨林的课，读过季羨林的书，都可以称季羨林为老师。

在众多学生中，钱文忠有其特殊性。

“当时我年少无知，不知道天高地厚，从高二开始，我就和季羨林先生通信。”季羨林收到这位求知少年的来信时，并不感到唐突，反而因为这个年轻人对语言研究的热情感到欣喜——这个年头，还是有孩子愿意学习梵文的。钱文忠后来才知道，他所考取的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梵文巴利文专业，是自1960年后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第二次招收本科生。

踏进北京大学时，钱文忠十八岁，季羨林七十三岁。钱文忠比季羨林当时的孙辈还要小。因此，学生出入季羨林家中，称呼变得有趣。钱文忠等学生称季羨林为先生，称季羨林的夫人季奶奶，称季羨林的婶婶为老姐。

钱文忠本科学习时，并没有直接上季羨林先生的课，却因为季羨林对他的爱护，常常出入家门“蹭吃蹭喝”。与今天的学生称导师为“老板”不同，季羨林门下亲如家人的师生关系，润物于无声。钱文忠说，季先生怕耽误学生学习的时间，从不把生活琐事交给学生代劳，他自己七八十岁时，借书都是一个人走去图书馆借来再送还。

“季先生一生学术研究非常广泛，但他有好多学术研究是被迫作的，比如中印文化交流，是因为回国后失去了古印度语言研究的条件，他只能另找饭碗吃饭。很多领域季先生都作出了了不起的贡献，比如比较文学研究，英文德文著作翻译，甚至马恩全集里，都收录了季羨林先生的译作。此外，还有散文创作、印度史研究、中国文化史佛教学研究等领域，季先生都成就非凡。”钱文忠说。但是，回溯到季羨林先生的青年时代，他最早从事的，也是一生最愿意做的学问，是当时欧洲学术界最困难的学问：印欧古代语言的研究，其稀有和艰深，堪比洋人学问皇冠上的明珠。

这是一个极其冷门的专业领域，很少有人了解。钱文忠踏入北大校门时，下决心继承季先生年轻时代最看重的学问。也是因为这个缘故，他跟季先生之间有特殊的师生感情。当年招收的八个本科生，只有他目前还从事着相关学术研究。钱文忠说，他继承了季羨林所研究学问中重要的一套学术。他一直称自己是季门弟子，不是一般的学徒。

“我本人乏善可陈，但是，我有幸从十八岁起就一直追随季羨林先生，在季羨林先生门下求学。这是我个人生命上最为珍贵的一页。”在人生的学习阶段，得遇良师，钱文忠自认是一生的幸运，现在回想起来，往日情景犹在眼前。

故土情浓——

“你有没有见过北方的农村”

季羨林先生离开我们已满五周年。五年前的7月11日，钱文忠正在中央电视台录制《百家讲坛》。

■ 责任编辑 郭爱凤